



清新湿润的早晨，蜀葵花开得好早，坐在五月的风里，红裙子也撑不稳，像高个子的女孩，裙摆飘起，按不住，手忙脚乱红了脸。

早饭后，父亲在日光花影里给老黄牛套上了石碾，准备去打麦场。他粗糙的大手掌拨梭了一下肥厚垂垂的大牛耳，对老黄牛说：“老伙计，酒足饭饱了吗？咱还得去打麦场，再打磨打磨？”省得别人笑话咱，说什么场不光油性口懒。”父亲口气温和，像对兄长说话。

母亲给父亲备好了打场三件套：大肚子瓷缸的炎黄老茶、小马扎、草帽。娇小的母亲安静地站在门边，只等父亲絮叨完，随时跟着出发。

父亲一回头，看见母亲温顺恬静的模样，笑一笑，顺手拽下一朵蜀葵花要给母亲戴上。母亲往后躲，嘴里说：“别闹了，多大年纪喽？还戴花，别人要笑掉大牙呢！”

高大的父亲兀自一手揽住娇小的母亲，一手把花戴在母亲黑溜溜的发髻上：“谁笑话？杨三姐永远是小姑娘嘛，十五十六正当春呢！”

母亲红着脸，抬手轻轻摸了摸头上的花朵，把颤颤的它又簪稳了。蜀葵花明晃晃地红艳着，安稳，暖贴，甜蜜，像母亲的一颗心。

高出了母亲小半头的蜀葵，正努力把一朵朵花举进阳光，像给母亲撑开一

柄柄花伞，灼灼得不像话。

牵着老黄牛，父亲沿着门前的小土路去打麦场走。小路上，野花野草听风听雨，见缝插针，实在把生命抓得紧，它们肥硕冒油的模样，只能让人吐出俩字：蓬勃，像小村彼时的气象。

其实早在春天，父亲的打麦场就打磨好了。春天时，大黄牛拖着石碾一遍遍压。吱吱呀呀，从杏花白到桃花红。父亲是个极精细的人，农桑事也做到极致完美，打麦场被他打磨得像一面瓷实光滑的镜子，又像一张包浆了的席子。可是，经过一个春光光阴的路过，打麦场边边角角长起了细细碎碎的野花野草，像十七八岁小伙嘴上的嫩胡茬。父亲不能容忍，隔三差五就带着母亲去铲除，毫不留情。铲了发，发了铲。

打麦场的边边角角被父亲修理干净了，可场中央呢？它禁不起几场春雨与阳光湿湿干干地揉搓，从少女光洁瓷实的脸蛋变成了老妇的一张脸，起了皮，起了褶。

父亲岂能容忍！于是，喝过清新麦仁汤的几日后，父亲又拉着老黄牛，套了石碾，再一次去打磨场地了。近乎要

求完美的他是不能容忍尚未使用的场地满脸褶子的，一如他对母亲。在他眼中，母亲永远十五十六正当春，不能老去，怎可老去？

风自垄上来，带着苍黄的颜色。不远处，麦子马上就要成熟了。也许一夜热风吹，次日，大田里黄澄澄的麦子波浪似的溅出来了，谁能抱得住？

丰收在望。父亲黄黑的脸上露出虔诚的笑意。

打麦场收拾好了，他坐在小马扎上喝茶、抽烟。老黄牛不停摆着尾巴，一只俏皮的白蝴蝶停在牛背上，怎么也爱不走。

有邻人走过来，顶着大草帽，黝黑的脖颈间闪着亮亮的汗水，父亲起身招呼着。来人摘了草帽，一手卸下肩上的锄头，一手接过父亲递来的烟卷。两个男人低头圈火，父亲甩熄了一根细细的火柴，丢在脚下，踏上去，用脚尖捻了。

“朱先生，你家的打麦场忒光滑，苍蝇站上去都打闷，像大姑娘上花轿刚绞的脸。”邻人由衷地夸赞父亲。

父亲吐出一个闲淡的烟圈，笑了笑，拿眼角去寻母亲。一旁的母亲正握

着父亲的草帽当小扇，呼呼哧哧……她应和着：“可不是嘛，一遍又一遍，石碾都磨薄了，牛腿都走细了。俺家的朱先生是个讲究人，像给自己刮胡子净面一般细致……”母亲的赞许让父亲朗声大笑起来，像得了老师表扬的孩子，甜蜜而骄傲。

中午的日头有了威力，硬滑光洁的打麦场像被阳光打了一层蜡，白汪汪地泛着亮光，晃得几只蝴蝶像喝醉了似的，踉踉跄跄，欲落未落，生怕打滑摔了跤。

晚上，父亲又推着架子车来到打麦场，卸下车上的几个木水桶，和母亲两人各执水瓢，把场地细细泼洒了一遍。一趟又一趟，拉水，洒场。父亲说，压实地面再洒一遍水，更硬实。

彼时，麦子的芒与路边的芒草上满是晶亮的露水，弯月的淡光，粉似的，敷在薄蓝的远天上，仿佛一碰就会被风吹落吹远的样子。母亲轻轻捶了捶有些酸疼的腰，鼻头上粉粉的汗珠欲落未落。父亲弯下身，两根手指并拢，轻轻地把母亲的汗珠刮了去，母亲未躲，指着月亮说：“多美的月儿呢！”父亲说：“像你的眉毛。”

月光下的打麦场挺了挺硬实的腰身，等着迎接收割后的麦捆子。

五月,和麦子相遇

□刘远峰	
初夏的风在绿色植物间游荡 麦浪为感恩季节低下 高贵的头颅 麦芒的绣花针次第排列 接受阳光的检阅 它的锋芒 护佑着孕育子女的艰辛	各行各业安心踏实 我的收获在庄稼地里 与诗和远方应该不远
看啊，饱满的麦粒 向着黄金般的日子奔跑 生活的病色消退	老农晒起了农具 和我一样 开始了新生的抒情 我把诗歌安放在麦子的上空 老农则摩拳擦掌 预备把粮食和季节打包



五月,浓缩在故乡的胡同

□李 宁	
当我想起故乡的时候 如一句充满意象的诗句 在五月，狭窄的胡同 放牧养分的童年的清欢	当星辰隐入麦浪，惊醒 一只沉思的蚂蚱 红彤彤的灶膛多了一缕馨香
母亲的唠叨，父亲的镰刀 划破黎明前的黑暗 露珠闪亮，在麦芒之上 和苍天对视	时间日复一日在胡同里流淌 父母都像冰凌花。而胡同 也日渐苍老。夜深人静的五月 常有惺忪的月光闪现
也有些许的温暖	五月，浓缩在故乡的胡同里 像又收又种的父母

世相

破 念

□李学玲

陕西有很多古香古色的小镇子，侯爷镇就是其中之一。据说，这里出过一个侯爷，所以就落名侯爷镇。

老张的铁匠铺就在镇子中央。这老张的祖上世代以打铁为生，他由此也学了一身真本事。虽然他打出的锄头、耙子、大铁锨远近闻名，但随着机械化浪潮的推进，生意一年不如一年，唯一的儿子也跟着打工的大潮南下。了。不过，他的心态极好，和老伴两个人守着门可罗雀的营生，并不觉得冷清，反倒觉得既可以守着祖业，又可以自食其力不连累儿子，也算是难得的自在悠闲。

这天，天气闷热，街上行人不多，老张刚泡上一壶茶在门前的老槐树下坐稳，一个衣着讲究，自称从上海过来探望亲戚的外地商人缓步走来，想讨杯水喝。老张本就是热情好客的人，一听说是外地客，赶紧递烟倒水。谁知那商人一眼就盯上了老张手中的茶壶，接过来上下左右看了个遍，眼睛直冒光。

“老人家，您这茶壶从哪儿来的？”客商一边端详茶壶，一边小心翼翼地问老张，“这壶您卖不卖？”

看客商问得急切，老张也有些吃惊了。这把破壶他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，反正他小时候就有了，他爹用过他接着用，儿子回来也用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“如果您卖，我可以出10万元！”他见老张不作声，就又追加了一句。

老张的手抖了一下，差点把壶摔在地上。他是真没想到，就把把破壶能值这么多钱！可是他慎重地想了想，还是拒绝了客商的要求，他觉得，这把壶用了祖孙三代，很有纪念意义，给多少钱都不能买，留着也算是个念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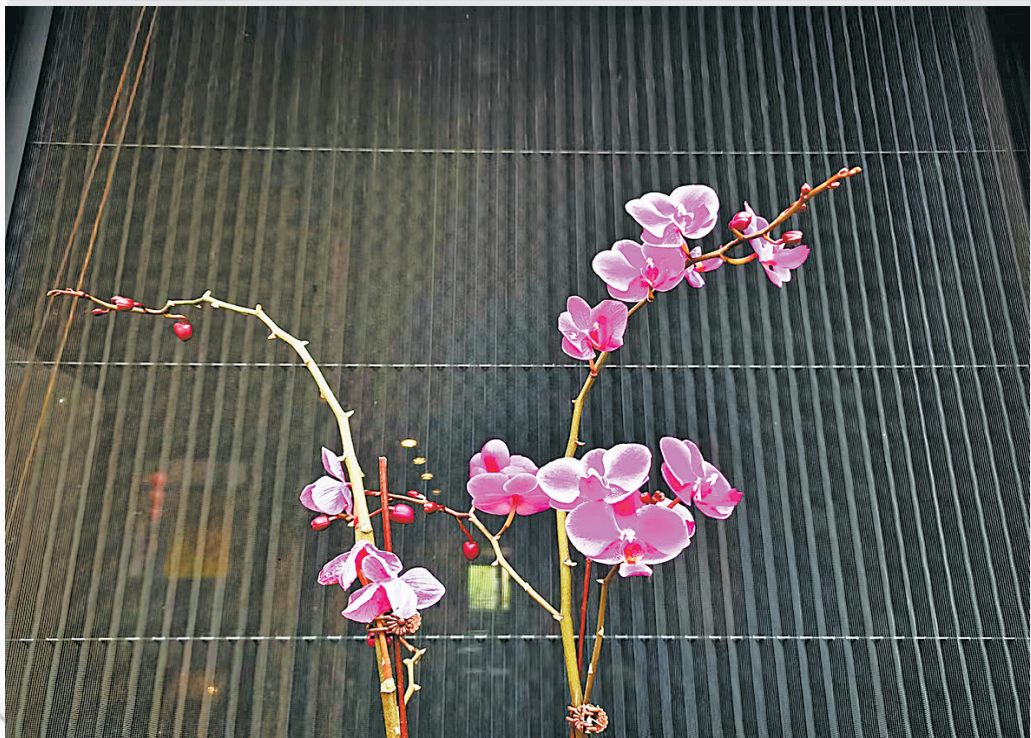
客商走了，老张再也坐不安生了，干一会儿活就不由自主地看看茶壶，生怕碰着了，挪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合适，干脆就收起来藏进柜子里。这一夜他彻底失眠，一连起来看了四次，天快亮时才勉强眯了几眼。

从此，老张彻底没了安宁日子，不停有人来问茶壶的事，甚至有亲戚朋友开始向他借钱，再加上生怕古董茶壶出意外，晚上提心吊胆不敢睡，没过多少日子，老张整个人就憔悴了很多。

这天，院子里又来了一拨人，谈起茶壶的事，其中也有孩子的大舅老孙。老孙开始并没有说话，看大家都说够了才从墙角挤过身说：“哥，我那个窑厂设备太落后，这几年也没赚着啥钱，等你卖了壶一定得资助我一些，帮我添些设备。外甥小时候去我家，我可亲着嘞！”老张黑着脸，狠狠吸了几口烟，站起来用脚使劲踩灭了烟头，快步从屋子里拿出茶壶，当着大家的面敲了个粉碎。院子里一片哗然，老伴连声叫着：“疯了，疯了，老头子，我看你是疯了！”众人默然退去，从此再没人提茶壶的事。

敲碎了茶壶，众人心里也没了念想，老张的日子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心情好了，日子也似乎更加悠闲起来。没两天，他在城里给儿子买了套房子，一家人和和美美过起了全镇人都羡慕的好日子，老张一直活到九十八岁才安然离世。

没人知道，当年，就在老张砸壶的头天晚上，那个上海客商拉着一个黑色皮箱，匆匆离开了张家后院。他用20万元买走了那把张家用了三代的茶壶。



幽香疑是出琼瑶

王冰摄

时光

旧时童年

□耿艳菊

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三毛形容《雨季不再来》的句子：它也就如一块衣料一样，它可能用旧了，会有陈旧的风华，而它的质地，却仍是当初纺织机上织出来的经纬。

我以为我的童年也是这样的一块衣料，陈旧的，素淡的，甚至被岁月磨得发白模糊，有了时光的风华而衣料的质地仍是当初的经纬。陈旧了才懂得，童年的心真是纯，真是暖。

时光倏忽而逝，童年的衣料被我折折叠叠收在柜子的深处。整理衣柜或偶有闲暇翻腾旧岁月，或者静下来喝一杯清茶的时候，那些旧时光像被一根有魔力的线牵引着，一幅一幅荡过来。都是清冷的淡淡的黑白场景，连不成片，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独立着，没有时间没有说明没有故事也没有意义。然而，那是独属于自己的童年记忆，淡淡的光影，淡淡的心情里藏着陈旧的童真和趣味。

忘记了是几岁，也忘记了为什么要去镇上，恰好在镇上碰见了大姨，她带着几个月大的表妹。大姨拉着我们进了照相馆，要我们一起照相。那时候，照相很稀罕，也很郑重。我却急得哭起来，大姨笑我：“数你最大，你还哭啊？”我忸怩半天，才说出心事：“没有戴那个好看的发卡啊！怎么办？发卡是邻家女孩送的，她借给我戴两天，我怕弄坏了，没舍得戴出来。”

大姨说等我，我竟然一口气跑了两里路，回家取了发卡，又跑回来照相，不觉得累，非常喜悦和兴奋。照

赏析

梁苑

——读李书伟《蕉雨轩文稿》札记

□著 谷

饱学之士李书伟先生，毕半个世纪古典文化浸润与滋养之功，出版了《蕉雨轩文稿》，委实不同凡响。它具有文言文体宽度和精神深度，文有内核质感，语言富有弹性和穿透力，堪称别树一帜。

细读品味《蕉雨轩文稿》，读出了其中的激情、智慧和味道，在脑海中打下了抹不去的烙印。作者以理性与科学的姿态，以文言随笔的形式，褒美贬丑，激浊扬清，书写人生理想，塑造独特人格，展现出丰富的精神气质和多重情怀。

古代文体大致分为韵文、骈文、散文三大类。其中，散文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别。就广义而言，散文是指一般非韵文的作品，而李书伟的文言散文属广义的散文。他所撰写的史传文、议论文、杂记文、应用文等类的作品，不乏可圈可点之处。

状物如《蕉雨轩记》，记述的是作者旧宅东厢书房：“二十许坪，面西一门两窗……窗下横书桌，可随手书画。东壁立书橱，书百册许。茶座后悬中堂，为赵鸣画《芭蕉依日小窗横》，余书联‘几度梅花邀我至/三生清梦待君来’。闲壁则挂书画三二帧。”用白描手法，描摹出此书房乃优美、安静的学习场所。接着写道：“余每归家，必先入书房，或静坐，或品茶，或临帖，或闲读。午后斜阳临窗，日光透蕉叶而入，满室绿韵流波。”既写出书房的静谧氛围，又写出作者在书房的愉悦和惬意。继而写道：“余居蕉雨轩十有六年，文艺遂大进焉！余始解万物通灵之理。人若爱物，物以报焉。”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蕉雨轩的深切爱恋之情。

记事如《与琦儿泳南湖记》，以简洁的叙述、环境描写和生动的对话，再现了作者与儿子李琦在古城南湖游泳的情景，表现了父子同游的天伦之乐，折射出父子善于探索的独特品格。作者略写游泳，而着墨于泳中寻诗的乐趣。在“天蓝云白，风静波平，四岸杨柳蓑蓑”的美景中，作者平躺水上休息，忽有诗句吟出：“柳作流苏帐，水为翡翠床。微风动涟漪，梦入白云乡。”琦儿笑曰：“不作水中游，安得赋好诗！”真乃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父子二人都悟出了灵感来自生活的道理。又一次游至东岸，作者“回望落霞盈湖，残阳映水，红光散乱如胭脂”，触景生情，脑海中忽蹦出句“夕阳摇水胭脂乱”，父子对之良久，以为皆不工。及至后来乘月夜游，见涟漪微动，月影换波，似有神助，作者脱口而出：“月影浮波玉璧寒！”琦儿欣喜若狂。这昭示，神来之佳句，来自现场观察和亲身体验。再后写父子同游于玄鸟岛南岸，“西目张巡祠，东视应天书院”，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两个典故。作者先赞“张睢阳敞牙碎齿，凛然不移”的大忠大义，后赞曾持讲应天书院的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博大胸襟，称道他们的精神穿越时空，与天地共存。这让琦儿豁然悟：“史亦为今，今亦为史，古今一体也。”传承优良文化传统不变的是“大道”，正气浩然，认识升华。全文写得入情入理，兴味盎然。

杂记如《游伊尹祠记》，记述数百株唐柏形态各异：“或伟岸数仞，或虬枝龙盘，或诡形怪状，或枯枝挂藤，叶丫如盖，天色隙透，日光下澈，草色如洗。时间鸟啼，欲添幽凉。”从而烘托出伊尹祠肃穆的氛围和神秘的色彩。作者放开笔墨的是触物生情，“默然长思”。他大赞奴隶出身而为丞相的伊尹“开大商基业”“佐商朝五代帝王”的不世功业；接着盛赞“无问出身”“唯是英才便择高就”的伯乐式人物商汤，不拘一格地启用了原为厨师的伊尹为相，方成就了商朝的兴旺；继而联想到千余载封建王朝更迭“门阀观念愈甚”的弊端予以诟病，哀叹“伊尹之后无伊尹也”，抛出“千古兴衰尽在用人之间也”的洞见。全文以“伊尹祠之游，余解千古兴亡之道也”一句收尾，既照应了标题，又是点睛之笔，有振聋发聩之效。

纪传体散文如《张伟业传》，运用记叙、描写、议论、抒情手法，介绍了张伟业先生的生平及痴情诗词、传承文化的事迹，展现其炽热的家国情怀，讴歌了其笔耕不辍、严于律己、乐于奉献的高尚品格。此文精心剪裁，详略得当。略写的是他在岗时作为领头人辗转古城二工诸厂克难攻坚的历程，详写的是他退休后开启人生第二春的不凡言行：学电脑，习诗文，建微信；首倡成诗社，办刊物、征稿、编辑、出版、散发，凡出其一人之力；不幸罹病，“病愈甚，而诗欲勤”，著有《古城遗韵》等三本诗文集；“事亲以孝，持家以和，教子以严，待友以诚”等等，感人至深。作者行文并没有平铺直叙，而是将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之中，使其性格愈加凸显。比如，当有人说他办《南湖诗社丛刊》“丝毫无所不得，家贫若是，反贴钱为之，何苦哉”时，他回答：“人徒为金钱活耶？吾宁视文化衰微而不救乎？”又如，当他曾辗转二工诸厂为厂长或经理或书记至退休而不得干部身份，且病数年亦不能享受职工医保时，有不平者劝他上访，他乃正色道：“吾平生为国效命，辄以道理海人，岂可向国家伸私心之手乎？家虽贫，然为个人谋利事，吾不为也！”形神兼备，令人刮目。作者以对比手法，赞美张伟业“精神高洁”的议论而收束全文，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的倍加推崇之情。至此，张伟业的形象便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。

“学贵心悟，守旧无功。”《蕉雨轩文稿》除百余篇文章之外，尚有不可小觑的近200则短篇。或人生体验，或生活况味、或读书感悟，或心灵独白，或抨击时弊，或质疑定论，或文化探微，或与友切磋商，笔随心动，率真挥洒，多姿多彩。

说到文言短文，我便想起了流传千古的《刻舟求剑》《滥竽充数》等不足百字的美文，而《蕉雨轩文稿》中亦不乏此类佳作。有批判时弊的短篇，如《乡谣偶记》，记述一老者咏的歌谣：“隔墙看见儿喂儿，想起当年我喂儿。如今我把我喂，将来他儿喂我儿。”尖锐地抨击了时下不孝顺老人的怪相。又如《偶像》，运用对比手法，斥责“今人多以时尚明星为偶像”之“大谬”；有质疑陋习的短篇，如《蕉习小记》，严正指出“七不出，八不归，初十五不请客”之俗违背科学精神，实为“自缚的绳索”。又如《忠孝亦不可过》，鲜明地指出，历代倡导的“易牙为忠，烹子享君”与“郭巨为孝，掘坑埋儿”等二十四孝，是为愚昧，提出忠孝皆不可过的观点，发出清醒的鄙夷之声；有注重用典的短篇，比如《书法与文字》，引用王羲之之行书帖《兰亭序》、颜真卿行书帖《祭侄稿》、苏轼行书帖《寒食帖》三个典故，佐证了“千古书法名作，必载千古文章”的观点。又如《文人相轻一辨》，引用“贺知章之荐李白”“韩退之之荐李贺”“张方平之荐三苏”“欧阳修之拔诸子”等四个典故，提出了“真文人必相重”的观点，还有读书感悟、生活小札等，恕不一一赘述。一言以蔽之，这些文言短稿，有知识性、趣味性和生活气息，增添了作品的厚度，无不燃烧着作者的激情，无不闪耀着智慧之光。

“别裁伪体亲风雅，转益多师是汝师。”《蕉雨轩文稿》形式上有意追慕传统，而内容则具备现代眼光；语言文字是古典的，而思想观念则是现代的，堪为李书伟先生传承传统文化的成功尝试。这是否可为现代散文的创作提供一些许有益的借鉴呢？